



唐山谣

(四首)

□ 虎歌

我带上文字, 诗的卫军
每卫耗去二万五至四万字
在唐山驻跸几日
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
旌旗蔽天, 马蹄生烟
写进正史或石头上
可称为力作, 令地震不震
战斗者, 为国而战
亡灵是家国英雄
自然人, 不可抗拒
亡灵是统计数据
文字站起来说话, 我们要进言
同样是死亡, 都为
这块土地捐躯
他们也是英雄, 刻在骨头上
让废墟成为过去

落下的时间, 仅限于
与未来有关的钟点
活着的人拜祭那一时刻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
震中丰南, 7.8级
天空为英雄人民暗了下来

◇ 七步楼

走进七步楼, 我听到曹丕的利器声
就七步吗? 那是绝笔的兄弟呀
留给被动的秋月
走完七步楼, 楼高有四, 建筑面五千
岂是七步可为
被阳光占据的地方
我看见抽穗的田园
走完七步楼,
一步泥土, 一步典藏
一步诗歌, 一步小说,
一步评论, 一步书法,
一步人文
于无声处, 纵观天下

公交车内, 有一小孩喊出
七步楼, 我要去, 我要去嘛
丰南的桂花开了
捎去我的余香



摄影 闫军

◇ 记住十九岁的名字

三年的革命经历, 熔炉里的火
没有溶化三个字
王翠兰。冀东人, 村妇教会主任
肉体被吞噬了,
骨头与筋
支撑革命信念
与面对党旗的铮铮誓言
“痛吗,
共产党人不怕痛”
牙关咬成没有拒响的武器
眼神凝结战斗号角
在燕山脚下,
在苍茫里

你就十九岁的名字
站立, 钢铁儿女

喷射出烈焰不放
土地红了, 渤海哭了
2024.10.15—10.17 唐山丰南

◇ 诗的唐山

——兼寄峭岩

一块诗歌的石头, 叫峭岩, 我在
攀登
扎根唐山, 翅膀飞向远方
他从戎, 红旗下成长
军绿色的一生
老耄之年, 仍然
戎装在身, 为绿地添绿
他写诗, 骨子里吟哦
齐步走时打好腹稿
军街里发表
肩上每添一颗星
都是诗的流量

人民在阅读他的过往
这是他的诗想

峭岩, 山峰上的石头
从罅隙里长出年华
从年华里抚育华章
兀立“峭体诗”的风格
不再是唐山那株小草
一块诗石, 仰望天光
诗人站在时代的风涛里
昂首高唱

2023.11.3 唐山

【作者简介】

虎歌, 原名李利维, 又名李成为, 贵州仁怀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著有《虎歌三选》《峭岩诗歌遐想》《醉美仁怀》等多部作品。

筑家

□ 唐小米

如一条条支流, 在县城唯一一条柏油马路上汇聚, 汇聚成一条奔涌的人河。这样一条人河沿着县城的主动脉流动, 又在逐渐深入城中腹地时, 再次分解成很多条细细的毛细血管, 浸入县城各处, 流进每一户家庭。

后来, 经政策允许, 县里专门在城西规划出一片废弃地作为宅基地, 由企业统一购买、个人自建。那时候, 建一所新房子, 是多少人的梦想啊。而一所代表着家与爱的房子, 怎么能不用最好的材料呢? 思量再三, 父亲拍板决定: 用马牌水泥!

马牌水泥, 是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名牌产品, 是那个年代有钱也难买到的商品。但这些困难, 丝毫没能撼动父亲的决心。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父亲换上一件崭新的蓝色工作服。他要启新水泥厂求朋友, 买马牌水泥, 用来盖我们的新房。

清晨的阳光洒在父亲的身上, 我在阳光中挥手, 看着那个壮志满满的身影消失在街角。我心中雀跃, 难以自己, 忍不住喊道: “我们要住新房子了!”

那一天, 一直等到晚上, 才看到父亲借用汽车修理厂的一辆小双排汽车拉回了几袋水泥。据说买水泥的人排成了长队, 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幸好他的朋友给他匀了点“扫地灰”, 就是水泥装罐时散落在地面上、被人扫起又收集起来的散灰, 多少掺了些地面的土。但不会影响房子的坚固, 而且价钱低一些。

房子盖成了。四周的墙还没刷白, 裸露着的水泥, 灰色中泛着一层淡淡的青。手摸上去并不粗糙, 是光滑的, 光滑到令我怀疑这堵墙并非用砖石垒砌而成, 而是天生就矗立在这里, 是从这块土里完美长出来的。

那段时间, 一切仿佛都在变化, 新的事物也如我们的新房子一样不断从大地上长出来。就在我们搬进新房后不久, 县城建起了一座国营水泥厂, 那些红砖和青砖墙上黄泥垒砌的斑驳, 最终被一层青灰色的

水泥抹平、覆盖。突然有一天, 从某个角落里传来挖掘机嗡嗡的声音, 像有一只大手掀开了一页书, 新的图画呈现现在我们眼前。最早是物资公司家属院被拆, 接着是木器厂家属院、农机厂家属院……新房子一栋栋拔地而起。这些钢筋铁骨中必不可少、备受重视的黏合剂, 便是水泥。当水泥与沙子混合, 沿着房屋的钢筋脊梁流动, 最后紧紧相拥, 铜墙铁壁便铸成了, 再大的风雨也不怕。

那年从启新水泥厂买了水泥回来后, 父亲像受到什么力量牵引一般, 不顾家人反对, 从技术员扎堆的农研所, 调到了粉尘飞扬的国营水泥厂担任工程师。从此, 他的工作服由蓝色变成了深绿色, 他的头发也从黑色变成灰白。他昼夜研究图纸, 钻窑攀塔, 测量试验, 终于成为小城里有名的水泥工程师。

我从未问过父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也从来不说。后来我想, 何须说呢? 也许父亲觉得, 让县水泥厂也炼造出和马牌一样的水泥, 是一个技术员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吧。

不久前, 我带父亲到唐山启新水泥厂原址参观, 现在这里已经改造成为中国水泥工业博物馆。满墙指针停驻的仪表、生产车间遗留的水泥旋窑, 都是父亲十分熟悉的。如今它们静默着, 在旧梦里沉睡。老水泥工程师的手擦拭着它们的锈迹和灰尘, 动作那样轻, 仿佛在抚摸同样年老的自己, 以及那一段逝去的岁月。

如今, 水泥早已成为常见的建筑材料。各地都有水泥厂, 成熟的工艺锻造的全是高品质水泥, 再没有人会为了买几袋水泥彻夜排队等候了。父亲喃喃自语: “还好留下来一些, 还好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这样就不会丢失。”我握了握他的手, 很想对他说: “是的, 父亲, 被历史铭记的, 永远都不会消失。”

(原载 10月21日《人民日报》20版)

致敬李大钊

——纪念李大钊诞辰 135 周年

□ 和瑀

在河北乐亭那方灵秀的土地上,
你, 李大钊, 如璀璨星辰璀璨而降。
儿时的你, 聪慧且善良,
那澄澈眼眸, 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贫困的岁月, 磨砺出你坚毅的品格,
求知的渴望, 如火焰在心中熊熊燃放。

漫漫求学路, 你执着前行,
风雨兼程, 只为追寻真理的曙光。
远洋彼岸, 知识的浪潮澎湃汹涌,
马克思主义如明灯, 照亮你心中的航向。
《青春》之华章, 激情澎湃,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这豪迈誓言, 如战鼓擂动, 震撼八方。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十字箴言, 是你一生的坚守与担当。
你传播真理的火种, 如普罗米修斯般勇敢无畏,
点亮中国黑暗的夜空, 让希望之光熠熠闪亮。
创办学校, 助学育人, 倾囊相助,
只为培育民族的希望之苗茁壮成长。

建党伟业,
你是中流砥柱,
殚精竭虑,
为理想奔波四方。
领导工人运动,
为权益而抗争,
唤起民众觉醒,
凝聚无穷力量。

面对敌人的凶残,
你昂首挺胸,
浩然正气,
如松柏般傲立寒冬。
就义的那一刻,
山河悲恸,
但你的精神,
却如烈火般永远在世世代代传颂。

唐山因你而骄傲,
河北因你而荣光,
中国因你,
开启了伟大的征程,
走向辉煌。
你的家风,
如清泉潺潺流淌,
正直、善良、勇敢、奉献,
代代传扬。
你的著作,
是智慧的宝藏,
每一个字都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万丈。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 我们缅怀你,
传承你的理想, 践行你的使命, 步履铿锵。
你是革命的先驱, 是时代的楷模,
你的历史价值, 如高山巍峨, 不可丈量。

你为民族独立而奋斗,
为人民解放而抗争, 矢志不渝, 坚定如钢。
你的思想, 穿越时空,
至今仍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明亮如光。

一百三十五年, 岁月悠悠, 沧桑流淌,
你的精神却依然熠熠生辉, 光芒万丈。
让我们以你为榜样,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行, 永不放弃, 续写新的华章。



30多年前, 我家开始建第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父亲在建筑图纸上勾勾画画, 母亲计算着手中为数不多的存款, 算计着怎样建设3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建房这件大事,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差些钱怎么解决? 父亲说, 能自己干的咱就自己干, 吃苦怕什么呢? 就算再吃几年苦, 也值得。母亲感伤却又充满奉献者的激情, 在她浪漫的语调中, 我仿佛看到两只燕子一次次在风雨里匆忙往返, 只为了给它们的孩子建一个崭新又坚固的城堡, 一个被称作“家”的爱巢。

这是他们第一次自己建房, 这之前, 我们一直住在工厂家属院。

家属院是由工厂宿舍改造成的, 紧挨着厂区西墙, 每家两间红砖小屋, 一处不大的院子。这些家属院有些年头了, 家家屋顶用石棉瓦做盖, 人口多的, 就在院子里用石棉瓦搭间棚子, 能住人也能做厨房。每日三餐时分, 家家都在院子里点起柴油炉子煮饭, 家属院上空就飘荡着柴油混合米

饭的独特气味。

现在想来, 如果把当时的县城分成3份, 城西是大片农业用地和农村民房, 城中安置着学校、商场、医院和机关单位, 城东则几乎被工厂占领。轧钢厂、农机厂、石棉瓦厂、化肥厂、服装厂、木器厂……每个厂前面都冠以国营二字, 每个厂的工人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进出。工作服款式大致相同, 深蓝或浅灰色卡其布做成宽松的尼克服样式, 衣服下部一边缀一只硕大的口袋。想要分辨是哪个厂的, 就要看胸前用红色、绿色、白色丝线绣的厂名了。

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 乐趣在于放学后通过某户人家的屋顶, 爬上化肥厂家属院最高的那面围墙, 耷拉着腿坐在上面。我坐在高高的围墙上等待, 不看围墙后面那条奔涌的大河, 专爱看路两侧的工厂。等到下班的铃声响起, 那些工厂好像商量好了一般, 大门齐刷刷打开, 穿着各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出各个工厂的大门, 犹